

晚清文獻七種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晚清文獻七種

Z425.6

13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晚清文獻七種 /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 宋建昞, 王雪迎點校; 孫昉等整理. — 濟南: 齊魯書社, 2014. 10
ISBN 978-7-5333-2821-4

I. ①晚… II. ①國…②宋…③王…④孫… III. ①中國歷史—文獻資料—匯編—清後期 IV. ①K252.0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76776 號

責任編輯 咎 亮 劉 强 邵明凡
版式設計 李 生 郭 覲

晚清文獻七種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 編
宋建昞 王雪迎點校 孫 昉等整理

主管單位 山東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齊魯書社
社 址 濟南市英雄山路 189 號
郵 編 250002
網 址 www.qlss.com.cn
電子郵箱 qilupress@126.com
營銷中心 (0531)82098521 82098519
印 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有限公司
開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張 46
插 頁 3
字 數 979 千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333-2821-4
定 價 189.00 圓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出版委員會

戴逸 鍵 馬大正
朱誠如 卜 鄒愛蓮
成崇德

總序

戴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國家批准建議纂修清史之報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組成之領導小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編纂工程於焉肇始。

清史之編纂醞釀已久，清亡以後，北洋政府曾聘專家編寫《清史稿》，歷時十四年成書。識者議其評判不公，記載多誤，難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亂不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領導亦多次推動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輟。新世紀之始，國家安定，經濟發展，建設成績輝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進步，學界又倡修史之議，國家採納衆見，決定啓動此新世紀標誌性文化工程。

清代爲我國最後之封建王朝，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遠。清代衆多之歷史和社會問題與今日息息相關。欲知今日中國國情，必當追溯清代之歷史，故而編纂一部詳細、可信、公允之清代歷史實屬切要之舉。

編史要務，首在採集史料，廣搜確證，以爲依據。必藉此史料，乃能窺見歷史陳跡。故史料爲歷史研究之基礎，研究者必須積累大量史料，勤於梳理，善於分析，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進行科學之抽象，上陞爲理性之認識，才能洞察過去，認識歷史規律。史料之於歷史研究，猶如水之於魚，空氣之於鳥，水涸則魚逝，氣盈則鳥飛。歷史科學之輝煌殿堂必須巋然聳立於豐富、確鑿、可靠之史料基礎上，不能構建於虛無飄渺之中。吾儕於編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獻叢刊”、“檔案叢刊”，二者廣收各種史料，均爲清史編纂工程之重要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質量；二爲搶救、保護、開發清代之文化資源，繼承和弘揚歷史文化遺產。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點，可以概括爲多、亂、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國素稱詩書禮義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棟，尤以清代爲盛。蓋清代統治較久，文化發達，學士才人，比肩相望，傳世之經籍史乘、諸子百家、文字聲韻、目錄金石、書畫藝術、詩文小說，遠軼前朝，積貯文獻之多，如恒河沙數，不可勝計。昔梁元帝聚書十四萬卷於江陵，西魏軍攻掠，悉燔於火，人謂喪失天下典籍之半數，是五世紀時中國書籍總數尚不甚多。宋代印刷術推廣，載籍日衆，至清代而浩如烟海，難窺其涯涘矣。《清史稿·藝文

志》著錄清代書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種，人議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藝文志補編》，增補書一萬零四百三十八種，超過原志著錄之數。彭國棟亦重修《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書一萬八千零五十九種。近年王紹曾更求詳備，致力十餘年，遍覽群籍，手抄目驗，成《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增補書至五萬四千八百八十種，超過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書之全豹。王紹曾先生言：“余等未見書目尚多，即已見之目，因工作粗疏，未盡鉤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書籍總數若干，至今尚未能確知。

清代不僅書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檔案留存於世。中國歷朝歷代檔案已喪失殆盡（除近代考古發掘所得甲骨、簡牘外），而清朝中樞機關（內閣、軍機處）檔案，秘藏內廷，尚稱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檔案，多達二千萬件。檔案為歷史事件發生過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於當事人親身經歷和直接記錄，具有較高之真實性、可靠性。大量檔案之留存極大地改善了研究條件，俾歷史學家得以運用第一手資料追蹤往事，瞭解歷史真相。

二曰亂。清代以前之典籍，經歷代學者整理、研究，對其數量、類別、版本、流傳、收藏、真偽及價值已有大致瞭解。清代編纂《四庫全書》，大規模清理、甄別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銷燬所謂“悖逆”、“違礙”書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時經師大儒，聯袂入館，勤力校理，盡瘁編務。政府亦投入鉅資以修明文治，故所獲成果甚豐。對收錄之三千多種書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種存目書撰寫詳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內容要旨，述其體例篇章，論其學術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編成二百卷《四庫全書總目》，洵為讀書之典要、後學之津梁。乾隆以後，至於清末，文字之獄漸戢，印刷之術益精，故而人競著述，家牘詩文，各握靈蛇之珠，衆懷崑岡之璧，千舸齊發，萬木爭榮，學風大盛，典籍之積累遠邁從前。惟晚清以來，外強侵凌，干戈四起，國家多難，人民離散，未能投入力量對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檔案，深藏中秘，更無由一見。故不僅不知存世清代文獻檔案之總數，即書籍分類如何變通、版本皮藏應否標明，加以部居舛誤，界劃難清，亥豕魯魚，訂正未遑。大量稿本、鈔本、孤本、珍本，土埋塵封，行將漸滅。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與坊間劣本混淆雜陳。我國自有典籍以來，其繁雜混亂未有甚於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獻、檔案，非常分散，分別庋藏於中央與地方各個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教學研究機構與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級之檔案言，除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一千萬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檔案在戰爭時期流離播遷，現存於臺北故宮博物院。此外，尚有藏於沈陽遼寧省檔案館之聖訓、玉牒、滿文老檔、黑圖檔等，藏於大連市檔案館之內務府檔案，藏於江蘇泰州市博物館之題本、奏摺、錄副奏摺。至於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檔案文書，損毀極大，但尚有劫後殘餘，璞玉渾金，含章蘊秀，數量頗豐，價值亦高。如河北獲鹿縣檔案、吉林省邊務檔案、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河南巡撫藩司衙門檔案、湖南安化縣永曆帝與吳三桂檔案、四川巴縣與南部縣檔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魚鱗冊、徽州契約文書、內蒙古各盟旗蒙文檔案、廣東粵海關檔案、雲南省彝文傣文檔案、西藏噶廈政府藏文檔案等等分別藏於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甚至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檔案（亦稱《葉名琛檔案》），

被英法聯軍搶掠西運，今藏於英國倫敦。

清代流傳下之稿本、鈔本，數量豐富，因其從未刻印，彌足珍貴，如曾國藩、李鴻章、翁同龢、盛宣懷、張謇、趙鳳昌之家藏資料。至於清代之詩文集、尺牘、家譜、日記、筆記、方誌、碑刻等品類繁多，數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天津、武漢及各大學圖書館中，均有不少貯存。豐城之劍氣騰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尋訪必有所獲。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蘇州、常熟兩地圖書館、博物館中，得見所存稿本、鈔本之目錄，即有數百種之多。

某些書籍，在中國大陸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國反能見到，如太平天國之文書。當年在太平軍區域內，為通行之書籍，太平天國失敗後，悉遭清政府查禁焚燬，現在中國，已難見到，而在海外，由於各國外交官、傳教士、商人競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國圖書館中保存之太平天國文書較多。二十世紀內，向達、蕭一山、王重民、王慶成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尋覓太平天國文獻，收穫甚豐。

四曰新。清代為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之過渡階段，處於中西文化衝突與交融之中，產生一大批內容新穎、形式多樣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來華，携來自然科學、藝術和西方宗教知識。乾隆時編《四庫全書》，曾收錄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利瑪竇《乾坤體儀》、熊三拔《泰西水法》、《簡平儀說》等書。迄至晚清，中國力圖自強，學習西方，翻譯各類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書館、江南製造局譯書館所譯聲光化電之書，後嚴復所譯《天演論》、《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紓所譯《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等文藝小說。中學西學，摩蕩激勵，舊學新學，鬥妍爭勝，知識劇增，推陳出新，晚清典籍多別開生面、石破天驚之論，數千年來所未見，飽學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國傳統之知識框架，書籍之內容、形式，超經史子集之範圍，越子曰詩云之牢籠，發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變化，出現眾多新類目、新體例、新內容。

清朝實現國家之大統一，組成中國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現以滿文、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傣文、彝文書寫之文書，構成為清代文獻之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獻、檔案更加豐富，更加充實，更加絢麗多彩。

清代之文獻、檔案為我國珍貴之歷史文化遺產，其數量之龐大、品類之多樣、涵蓋之寬廣、內容之豐富在全世界之文獻、檔案寶庫中實屬罕見。正因其具有多、亂、散、新之特點，故必須投入鉅大之人力、財力進行搜集、整理、出版。吾儕因編纂清史之需，賈其餘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裝網絡，設數據庫，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進行貯存、檢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儕汲深綆短，蟻銜蚊負，力薄難任，望洋興嘆，未能做更大規模之工作。觀歷代文獻檔案，頻遭浩劫，水火兵蟲，紛至沓來，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為浩嘆。切望後來之政府學人重視保護文獻檔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續努力，再接再厲，使卷帙長存，瑰寶永駐，中華民族數千年之文獻檔案得以流傳永遠，霑溉將來，是所願也。

前 言

二〇〇二年年底，在中央領導的親切關懷下，成立了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纂修工程隨即正式啓動。這是新世紀的國家文化工程，意義重大。

國家清史纂修工程啓動伊始，編委會即作出一項重要決定：在纂修清史的同時，對清代歷史文獻進行收集、整理並編輯出版《文獻叢刊》，以服務於清史纂修和清史研究，搶救、保護、開發有清一代極其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資源，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優秀歷史文化精神。

有清一代的歷史文獻資料浩如烟海、汗牛充棟，是我國悠久歷史文化遺產寶庫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獻叢刊》啓動後，得到學術界，特別是清史學界，以及出版界的積極支持。自二〇〇三年起，至二〇一〇年八年間，已經立項的各種類清代歷史文獻計七十多項。已經整理完畢並出版的項目成果，有點校排印本《李鴻章全集》、《康有為全集》、《張之洞全集》、《黃遵憲全集》、《祁寯藻集》、《丁日昌集》、《夏曾佑集》、《惲毓鼎澄齋日記》、《清代道光至宣統間糧價表》、《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以及影印出版的《清代詩文集匯編》（800冊）、《廣東稿鈔本》（五輯共250冊）、《清代科舉人物家傳資料匯編》（130冊）、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代縉紳錄集成》（95冊），以及《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鈔本》（145冊）等等。整理工作基本完成即將出版的，還有《袁世凱全集》、新編《張謇全集》、《清代經世文選編》、《徐兆璋日記》、《立憲運動》、《義和團文獻資料匯編》等數十種。全國各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數百位專家學者參與了國家清史《文獻叢刊》的清代歷史文獻整理工作。春去秋來，炎夏寒冬，他們不辭辛勞，付出巨大心力，給予我們深切的支持，提供了凝結着他們甘苦艱辛的一項項豐富成果，為國家清史的纂修、清史的研究以及搶救和保護歷史文化遺產作出了積極貢獻。清代文獻的整理，也是全國古籍文獻整理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參與《文獻叢刊》整理工作的專家學者，不僅是國家清史工程文獻整理工作的支柱，也是全國古籍文獻整理的重要力量，為全國古籍文獻整理工作作出了貢獻，功在當代，澤惠後人，我們深懷敬意，衷心感謝。

除上述各種已經立項並已出版問世的清代文獻整理項目外，我們還收到許多專家學者提供的不少規模較小的清代歷史文獻。這些歷史文獻資料，種類不同，各具特色，均有

其各自不同的文獻價值、史料價值，其中有家藏的作者手稿本，有珍藏於圖書館的稿本、抄本，彌足珍貴。如不及時加以整理刊佈，歲月流逝，或將散失、湮沒，將是歷史文化遺產無可彌補的損失，成為永久的遺憾。然而這些歷史文獻又大都規模較小，很難單獨立項出版。從整體價值來看，祇能採取必要的相應措施給予支持，整理刊佈，以發揮其文獻價值，提供利用。為此，我們建議從中選出若干種，以合集的形式整理編輯出版。清史編委會採納了這一建議，並經專家論證通過予以立項。我們選出的七種文獻，作者均為晚清時期的歷史人物，定名為《晚清文獻七種》，開始了審校編輯工作，並得到齊魯書社的大力支持，擔任此書的出版方。

收入本書的晚清文獻有政書（奏議、公牘）、日記、詩文、專著、譯著等五類七種，分別是《督楚公牘》、《科爾沁郡王藏檔》、《保華全書》、《許乃釗乙丑日記》、《許庚身春明日記》、《草茅一得》、《陳蘭彬詩文輯錄》，現分別簡要說明如下：

《督楚公牘》：清抄本，張之洞撰。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善本古籍。一函三冊，不分卷。此書為張之洞任湖廣總督期間的督署存檔，全書共九冊。二〇〇八年由趙德馨教授主編的武漢版《張之洞全集》收錄了該書前六冊的文獻資料，係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藏本。清華藏本即長期以來不明去向的該書後三冊。清華藏本在此前各種張之洞文集、全集等書中均未收入，學術界對此深表遺憾。《督楚公牘》對研究張之洞在湖廣任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行政措施及其思想、識見均有重要之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不僅如此，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本收入本書後，使《督楚公牘》從未出版的後三冊得以問世，彌補了該文獻的缺失，得與武漢版《張之洞全集》所收前六冊藏本合而完璧，完整地提供學術界研究利用，彌補了張之洞文獻資料的一大空缺。

《科爾沁郡王藏檔》：清抄本，僧格林沁撰。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善本古籍。全一函，四冊，不分卷。僧格林沁是蒙古科爾沁旗人，其嗣父為嘉慶皇帝的額駙。道光五年時，僧格林沁得以襲封為科爾沁郡王。他驍勇善戰，咸豐時，因鎮壓太平天國北伐軍，又晉封為親王，是晚清重要的軍事將領，地位顯赫。《科爾沁郡王藏檔》是其率軍與太平天國北伐軍在河北連鎮、高塘一帶作戰的奏稿，記此次戰役雙方作戰情形甚詳，是研究太平天國北伐的重要資料。原件為僧格林沁郡王府抄存的完整文檔，存於郡王府，彌足珍貴，現據原本點校刊出，亦有文獻保護意義。

《保華全書》（*The Break-up of China*）：英人貝思福（Charles Beresford）著。英文原本1899年於英國倫敦出版，同年，上海廣學會出版中譯本。1902年曾再版，印數甚少，此後再未出版。廣學會中譯本現存於上海徐家匯圖書館。作者出身英國貴族，有勳爵爵位，曾任英國海軍少將、中將、上將、海軍司令等。退役後曾任國會議員，是當時英國頗有影響的軍政人物。1898年，正值中國戊戌變法百日維新期間，作者受命來華訪問，抵華時恰值戊戌政變，變法運動失敗，但其訪華計劃並未因此中止。他歷經京、津、滬、穗、香港、唐山、漢口、福州等地，並與清廷中樞重臣及地方大吏如奕訢、榮祿、袁世凱、裕祿、劉坤一、張之洞

等會晤，又曾與當時名流人士何東、何啓等以及剛由北京逃亡香港的維新變法領袖人物康有為晤談。該書是作者的訪華報告，作者在書中記述了以上訪談的詳實內容和所經各地的所見所聞，史料價值很高。廣學會中譯本是該書最早的譯本，也是惟一的譯本。本書的整理者將英文版與廣學會譯本對照校讀，並重新標點，對於研究戊戌變法以及近代中英關係均有重要史料價值。

《許乃釗乙丑日記》及《許庚身春明日記》：作者許乃釗、許庚身，出身名門望族。許乃釗為道光十五年進士，歷任國史館總纂官，河南、廣東學政，官至內閣學士、禮部侍郎、江蘇巡撫、幫辦江南大營等要職。許庚身為許乃釗之侄，同治六年進士，曾任內閣中書、軍機章京，累遷至禮部侍郎、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兵部尚書等職，是朝廷中樞重臣。兩人日記均為作者親筆，為許氏後人家藏，曾一度散失，後又從坊間發現，失而復得，珍藏家中。許乃釗日記較簡略，許庚身日記較詳實，史料價值較高。點校者許恪儒老人是許氏後裔，許庚身之侄曾孫女，幼承家學，有深厚舊學素養，又熟諳家史，於點校此兩種日記得天獨厚。

《草茅一得》：戴存莊著。作者名鈞衡，字存莊，為晚清桐城派著名學者。該書就其對太平軍與清軍作戰的親歷所見，比較雙方作戰情形，論述雙方軍事方略，提出對太平軍作戰應採取何種戰略、戰術等，反映了當時的知識分子對太平天國的思想認識和政治態度，是一份難得的歷史文化思想資料。該書分上、中、下三卷，《續得》一卷，共四卷。已刊本不全，現輯入者為四卷足本。作者以其字署名戴存莊。

《陳蘭彬詩文輯錄》：作者陳蘭彬，是中國近代最早的重要外交官員之一，曾任清朝駐美公使，中國赴美留學生監督等職。其文獻資料存世不多，又極為分散，不易搜求，成為對陳蘭彬研究的一大難點。本書整理者經多年不懈之努力，將已知陳蘭彬詩文盡可能予以收輯整理，並加點校，這對晚清外交史以及對陳蘭彬的研究將有很大助益。

以上各種文獻的整理者分別是清華大學圖書館宋建辰副研究館員、王雪迎館員，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后研究人員孫昉，許氏後人許恪儒老人，安徽大學歷史系江小角教授，中山大學梁碧瑩教授。具體工作的實施，諸如組織、聯繫、審讀等等，則由清史編委會文獻組執行。清史編委會項目中心、出版中心對本書的組織、編輯、出版給予了大力支持和指導，齊魯書社承擔了本書的編輯、出版工作，責任編輯細心校讀了全部書稿，在此，一併表示誠摯的謝意。

本書采取不同種類歷史文獻合集的形式編輯出版，是清史《文獻叢刊》在文獻整理工作中的一種探索，目的是盡可能地擴大《文獻叢刊》的容量，在可能條件下使一些規模較小而具有較高文獻價值的歷史資料能夠和讀者見面，不拘一格，以利於用。由於我們學識有限，經驗不足，難免有未盡之處，甚或錯誤，敬請不吝批評指正。

編者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

總 目

總序	1
前言	1
督楚公牘	1
科爾沁郡王藏檔	261
保華全書	307
許乃釗乙丑日記	481
許庚身春明日記	517
草茅一得	567
陳蘭彬詩文輯錄	623

督
楚
公
牘

宋建晨 王雪迎 點校

點校說明

《督楚公牘》，清華大學圖書館藏。該書所收為張之洞任湖廣總督時的公文存檔，全三冊，每半頁十行，每行二十五字，約十五萬字。

張之洞(1837-1909)，直隸南皮(今河北)人，晚清重臣，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名人。在湖廣總督任內，張之洞曾開辦漢陽鐵廠、籌辦盧漢鐵路、創設湖北紡織官局、開鐵礦、辦船運、通電訊、編練新軍、設新學堂、派遣留學生等，頗有建樹。《督楚公牘》正是張之洞這段任職期間各種活動的真實記錄。

已出版的《張文襄公四稿》、《廣雅堂詩集》和《張文襄公全集》收有張之洞任職於湖北時的公文，但清華大學圖書館所藏《督楚公牘》所收的光緒二十二年九月至十二月(第一冊)、光緒二十六年七月(第二冊)、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至十二月(第三冊)的內容，則多為上述書所闕載，因此，《督楚公牘》的文獻價值不言而喻。

我們對《督楚公牘》的標點整理，盡可能地保持其原貌：保留公文中大量的雙行小字和公文的札飭、札發形式；遵照原文設置段落，不再另分段，並且少加斷句，以免引起歧義。祇是考慮橫排和理解的需要，做了一些相應處理，說明如下：

一、原書分三冊，每冊前均有目錄，所收文每篇亦另有題，所反映內容相同。原書目錄擬題簡短扼要，篇題則較詳較長，故原目錄題與每篇的題目對應並不完全一致。為清楚準確，並方便查閱，現將每篇的標題作為目錄題而在每篇文末標注原目錄標題，以免混淆。另外原篇中標題常出現雙行小字或在“旨”字後空格，現刪去空格並統一為一種字體。

二、對原文中涉及的人名，有祇出現“姓”一個字，後面空格的，則刪去空格，如(示例)中第五行“山東撫部院袁”後原有一個空格，現刪去這個空格，行文為“山東撫部院袁商調來鄂……”；有的姓名闕最後一個字，則補上并用方括號括出，如“張之”，行文為“張之[洞]”。

三、原文中多為繁體字，但也有相當數量的異體字，間或有少量簡體字。整理工作中一般保留原貌，但同一個字既有繁體又有異體的，則改為繁體，如“參”“叅”，統一為“參”；對明顯的錯別字，必要時將改正的字在其後加的圓括號中標出。

四、為方便理解內容和把握清代公文傳送方式，保留了公文中的雙行小字和公文的札飭、札發形式。但由於該書為錄副的匯編，往往祇鈔錄一遍公文的主要內容，後面再一一

註明將發往的不同機構和不同的要求，即將發往多處的同內容公文整理為一篇。為把握這一用法，加深理解，特引錄書中一文示例如下，略加詮釋，以資參閱：

示例：

派員赴南汝光道所屬招募勇丁一千人回鄂

二十六年七月初二日行

雙銜

札飭事。^{照得}為^照明迭次欽奉諭旨，飭令保守疆土，嚴密籌備等因。現在鄂省防務緊要，亟須添募勇丁，認真訓練，分駐要地，實力巡防。查有前經本部堂電致山東撫部院袁，商調來鄂之操練得力營官八員內，酌派拔補把總楊汝欽、升用千總周恩貴、拔補外委葉芳林、邱玉昆四員，迅速前往河南邊界南汝光道所屬一帶地方，招募勇丁一千名，分為四底營，該四員即派為營官，務須挑選年力精壯、樸實勇敢之人，不得以疲弱油滑之人充數，招成回鄂，趕緊訓練，扼要駐防，以資鎮懾而靖地方。餉章即照武愷武防等軍新招之勇辦理。合亟札飭札到該員即便遵照，趕緊前往招募得力勇丁回鄂成軍訓練，毋稍遲延。其招募之費，即赴北善後局請領酌給。

札 拔補把總楊汝欽 升用千總周恩貴

新招之勇辦理，其招募之費，即由北善後局酌核發給應用。除札飭該員等遵照云云酌給外，合并札行，札到該局、司、處，即便^{遵照}查照。

札 北布按二司 善後局 營務處

請領酌給外，合就札行，為此札希該道即便轉飭所屬遵照，一俟該營員到境招募，務望妥為照料，迅速募齊回鄂為要。

札 南汝光道五百里

請領酌給，并徑札行南汝光道轉飭所屬云云為要，暨分別咨行外，相應咨明貴部院，請轉飭南汝光道遵照施行。

咨 河南撫院五百里

（文中幾處黑體字是為醒目而加黑）

此文主要內容是開始至第一個新招之勇辦理的文字，至第一個請領酌給完成給拔補把總楊汝欽、升用千總周恩貴的第一篇公文；第二個新招之勇辦理至遵照云云是說因這之前文字與第一篇完全相同，因之省略，後面文字則說明是發給北布按二司、善後局、營務處的第二篇公文；第二個請領酌給呼應第一個請領酌給，省略第一個請領酌給之前文字，是

發給南汝光道的第三篇公文；第三個請領酌給爲省略第一個請領酌給之前文字，是發給河南撫院的第四篇公文。

因此這是一篇發往四處并分別有不同要求的公文。

對張之洞的研究和有關資料的整理彙集已有很多，我們這次祇是提供做了初步整理的館藏資源，以求對清史研究有所裨益。上述的一些處理，期望得到讀者的理解和認可。更囿於學識水準所限，其不足與錯訛之處，誠望方家不吝指教。

